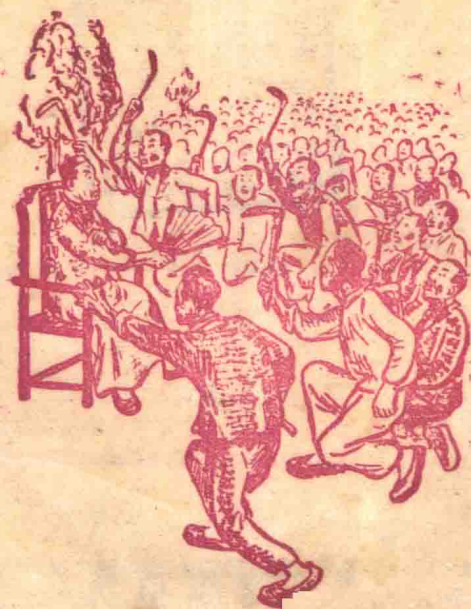


半灣鏢刀

董均倫作

沃渣插畫



東北書店印行



半 灣 錄 刀 1 1948.11.再版

作 者 董 均 倫

畫 者 沃 凌

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

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

總 店 哈 爾 濱 道 裏 地 段 街 五 十 一 號

分 店 瀋 陽 長 春 齊 齊 哈 爾 吉 林 牡 丹 江 承 德

梅 河 口 佳 木 斯 安 東 四 平 北 安 熱 東

哈.10001—30600

小 叙

均倫同志要我替他的「半灣镰刀」寫一篇小叙，但是我寫什麼好呢？這十一篇故事的本身，已儘够說明貧僱農在地主封建勢力下面生活、思想、文化的各方面。他們的被剝削，受痛苦，在壓迫下面的哀訴、掙扎、反抗，特別是復仇的怒火，幾乎潛伏在每一篇之中。貧僱農由於被損害的關係，一向是沒有文化的，然而從這些故事之中，却充分的表現了他們的聰明睿智，偉大的藝術天才。我希望我們大家，能多多的搜集這一類作品，把它有計劃的陸續編寫出來，這將是中國農民文藝史上口頭文學最寶貴的資料。

阿英

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在大連

目錄

一	狼	(一)
二	元寶	(三)
三	寬漢和少掌櫃	(五)
四	鬼	(七)
五	窮神	(一〇)
六	潘大牛	(一二)
七	八大將軍	(一五)
八	浪蕩鬼	(一七)
九	鎖草王	(一九)
十	趙匡胤吃小豆腐	(二一)
十一	半灣鏢刀	(二三)

狼

從前，在平度地方，有這麼一個傳說：在一個山溝溝里，住着一個老頭，那時候人烟少，這一家子，那一家子的，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囉。那陣狼倒很多，這個老頭家里什麼人也沒有，都死了。可是他家挺熱鬧。他養着一隻狗、一隻羊、一隻貓、一個兔子、兩隻雞，還有兩個扁嘴（鴨子）。到爭起食來，雞也叫，狗也叫，咬，羊也「喀喀」。老遠聽挺熱鬧。



從溝里出一個來，老頭正看。
。的那隻

的。這一天，老頭上山去砍柴火，他在一個石縫里，挖下一個小狼，一下子拿家去了。他說：「傷生有罪。」就使繩子把牠拴起來。在脖子上給牠拴一個小鈴鐸。成天叫牠「小青小青。」天天餵牠。有時候趕集回來捎塊肉給牠吃。老頭子餵親牠。到以後狼長大了。也長出牙來了。有一天，老頭趕集回來又拿著肉去餵牠，這狼吃肉不夠，又呲着牙照他手咬一下子。都咬出血來了。這個老頭子對那個狼說：「我養大你身子，沒養過你心。我放你吧，你自個去找什麼吃去吧。」他一頓把牠放了。這一天，老頭又去趕集，回來天就晚了。離家還有半里多路。聽着鈴鐸響，從溝里躍出一個狼來，老頭一看正是他養的那隻。他說：「這不是小青。」狼照着他身上撲過來，他年紀已經大了，也沒有勁招架，三撲兩撲，把老頭撲倒了。一頓闊開聲，吃了肝和五臟。

元寶

離平度城不遠的地方，有這麼一家有錢的，他白晝黑夜的光打算怎麼會發財。總想沾人家的便宜。天長日久，誰也不敢靠近他，背地給他起個名叫三刀子。他招了一個佃戶姓張給他種地。收成了，把打下的好糧食都自己留下，給佃戶些秕的、陳的。好糧食賣了換上元寶（藏）着。元寶就越積越多。有一天晚



張老戶仙的他和、丁慌餓是在實主財
「。吧子餅的你買寶元使我」：說

上，做了一個夢，叫賊把元寶偷去了，他吓的出一身汗，以後他就永遠把元寶帶在身上。有一年夏天，下了若干日子雨，莊東頭一條大河的水一頓出河了。眼看着就快衝倒屋了。佃戶老張找找屋裡什麼也沒有，就還有兩個秫秫麵餅子。他拿着爬到一棵大樹上去了。這個財主他慌了，看看這個也捨不得，看看那個也捨不得，到以後他就帶着他的元寶上樹了。雨還不住下，房子也衝倒了，管那里也是汪汪的一片水，一天過去了，水還是不消下去，佃戶老張在樹上端着秫秫麵餅子，財主拿出元寶來望望，明晃晃的，又放在布袋里。到了最後佃戶老張吃得還剩一塊很小的秫秫麵餅子。財主實在是餓慌了，和他的佃戶老張說：「我使元寶買你的餅子吧。」老張想了一會，「我要元寶就沒有餅子啦。放着餅子可餓不死。」就和財主說：「元寶不好吃。我不賣。」財主也沒有法，手里拿着元寶餓死了。



還？嗎，怕不來從是「你」，說計夥小

「！人丟我罵

覓漢和少掌櫃

在山東省平度縣有一個村子叫張世，住着一個太地主姓白。他自己不種地，僱着很多的覓漢（種地的僱工）。他不捨得給覓漢吃，特爲把餅子做生了，不就是不夠吃的，覓漢們沒有好生吃過一頓飽飯。有一天，三個覓漢上泊回來，餓的治不了，年紀小的覓漢吆喝着「餓死了，餓死了。」一頓叫少掌櫃的聽見了。把那個覓漢好一個損。末後說：「你真給我丟名譽，還餓死了，我從來也沒有餓一遭」。

覓漢們聽了很生氣，三個商議怎麼扎固（處置）他。那個小的說：「等他再上泊庵，快擄他一頓。」老的說：「不好，叫老掌櫃的知道了，咱們命就沒有了。我可有個法，咱倆少掌櫃好打槍，明日叫他來打槍，你看着我。」說着就把莊轅苗給拔斷了好多。到了晚上，他跟少掌櫃的說：「咱東山的莊稼都叫兔子截斷了，少掌櫃快去打吧。」第二天很早就吃了早飯，少掌櫃的跟覓漢們到東山去了。在那里跑了一頭晌也沒有看見一隻兔子，年老的覓漢說：「你在這里等等，我上那個山上去望望，有，我就吆喝你。」他去老一大歇，天都晌歪了，他在北山上吆喝：「這里有兔子。兩，三，唉，快……」少掌櫃的聽見了，拿着槍跑去了。老覓漢說：「你來晚了，都跑山下去了。」他兩個又下山，左找右找，這時候日頭就偏西了，少掌櫃的覺着肚子餓了。那兩個覓漢啃着那稀糊餅子，趕吃着趕走過來，遞給大年紀的覓漢一塊，小的說：「少掌櫃，這是窮肚子吃的，你吃不下去。」四個人就往家走，少掌櫃的也不好意思要。以後，餓的實在受不了了，沒法，就跟夥計說：「給我一塊吧。」小夥計說：「你不是從來不怕餓嗎？還罵我丟人！」少掌櫃氣的直噁唾沫。

鬼

這是十年前的事了。那年秋里，我從劉珍年的隊伍里跑回來，走到平度城南一個曠，天就黑了。我尋思到這個大門里去找個宿，正好走出一個老頭來，我說：「老大爺！行行好，留俺一個宿吧。」老頭說：「是啊，誰出門還揹着房子啦，我倒有個閒房，就是不大清淨，要不嫌乎你就來宿。」我心里想：那裏有什麼鬼妖的，都是自己吓自己。我就說：「老大爺：出門在外的人，那裏去找那麼些方便。你就留我個宿吧。」他就把我送到西院的一個房子里。老頭子開開門，點上燈，唉呀，屋裏陰森森的，窗台上蜘蛛網，桌上的灰，滿滿的，那個老頭掃掃炕，拿了被給我蓋，我問他都有什麼人？他說：「我命苦。這時候就剩俺兩口子。以前我也有個兒，長病死了。媳婦子白天黑價的哭，有一天俺老兩口子都暈覺了，她就在這個房子里吊死了。從那以後，俺老兩口子就不願意進來，進來就難受。今年伏里聽傳言傳語的說：俺街上有個打更的，晚上聽見

這個屋里有動靜，他爬到後窗上一望，望見屋里有個女的在梳頭。也許是怨氣不散。先
生，你晚上睡覺警醒點。」他要了一會，就走了。我想，管他媽的，我吹死燈，睏我
的覺。也怪，怎麼睏也睏不着。到
了半夜，我聽着，院子裡那些草嘩
啦嘩啦的響，桌上的燈，「碰」
的掉在地下，我大大膽的喝說：

「媽的，老子什麼也不怕，給我
滾。」聽着，從桌子上「撲通」的
跳下一個東西來，不多時候院子石
頭上聽着好像一個穿木頭底鞋的女
人叭噠叭噠的走過來，我心裏的話
「怎麼，這是真來了？」我爬起

來，避在牆邊下，來了，我就和她拚上。這時候，她就走到門根下，引的那個門，叭噠
叭噠的響，又叭噠叭噠的回去了。沒多大時候，又叭噠叭噠的回來啦，引門又沒引開，



我就，了來，下邊牆在避，來起爬我
。上拚她和

就聽着竄下的樹好像人掙的枝子和葉子響，我想，她要把書櫃里鑽進來？我自己覺着頭髮梢都「一扎扎」的。這時候，我聽着那個老頭在院子里跟他老婆子說，「找着了，藏在這院子里。」媽的，這是個貓。我的心，撲通下的放下了。我就快拉洋火點燈，地上一個貓，「趣」一下子跑出去了。哦，燈，原來是牠蹬下來的，我說：淨自己吓自己。哪有什麼鬼呀妖啦的。



「去那到神窮這你」：他問去過就他

「。吧年過去家俺到

窮神

我聽俺老的說，在老一輩，有這麼一塊事：這一家子，就他老兩口子過日子，兩個都老了，做營生也做不動了，以前還租人家一些地種着，他老了，沒有勁種了，打不出糧食，交不上租子，人家把地也就要回去了。沒有法。兩口子，吃累挖苦的，做豆腐賣。有一頓，沒一頓的，餓不死就是了。到了過年，五更黑價，旁人家都去迎財神，老頭子氣不過就說了：「我接了一輩財神還是窮的這號樣。今

年不接財神就去接窮神。一老漢口中打着燈籠就去了。到了街頭上，燒上紙，看着有一個人老遠的來了。走到近前一着，穿的破破爛爛的，是一個要飯的，老婆子埋怨說：「這都是你說的，真是來窮神了。」老婆子賭氣說：「我就偏接他。」他就過去問他：「你這窮神到那去？到俺家去過年吧。」這個要飯的，正饑沒有地方去，就跟他去了。到家以後，兩口子也不把他當外人，剩的一些豆腐渣，豆子皮，三個人就一起吃。要飯的不挨餓了，也就感覺有勁了，做着豆腐，空里上山拾草，給人家挑腳，慢慢的掙下錢，他也不捨得化，積得多了，他就買上塊地，三個人過的日子一天強起一天，到以後就不缺吃不缺穿的，人家鄰舍百家的都說：「人家這是接真財神家去了。」

潘大牛

說個俺疇里的故事給你聽吧。也不知在那一代，那一朝。反正很早了。在俺這個疇中間，有這麼一眼水井，這個井里的水略微帶點紅色，那時候，俺疇里的人都喝這眼井里的水。也怪，喝這湖水，潘家疇里每一輩都出一個能人。有一輩里出了一個能人叫潘大牛。這個潘大牛長得身高力大，威威武武的，更加上一身好武藝，沒有能打過他的。他天不怕，地不怕。皇上他也不怕。這個人心腸眼可好。好打抱不平。誰仗勢力欺負人，他非找着打他一頓不行。那一年，縣官貪贓，斷了一件屈官司。他聽說了，不服氣，跑到衙門口好一頓喊。縣官掩上大門，聲氣也不敢透。這回把縣官得罪了。就上朝廷那去告他，說他想「造反」。朝廷就傳下聖旨，發下兵，叫縣官領着來拿他。到這里，叫他使勁吆喝了一聲，把兵的耳朵一頓震聾了。把縣官也殺了。那個漢典的大將跑回去告訴朝廷說：「不行，捉不着他，咱朝里沒有能打過他的。」朝廷聽了吓的了不得，

和大臣們就商議了，有一個大臣說：「咱把他買過來，朝廷差個人給他些銀子，再封他個大官，叫他歸順咱。」朝廷一聽這個辦法好，就差人來了，使大車拉着銀子，封他個大將軍。這個潘大牛就性子直，說：「我潘大牛不喜得要哪的臭銀子。」官，他也不作。他把聖旨一頓撕了。那獻聖旨的跑回去告訴皇上啦。皇上聽了又和大臣們商議怎麼治他。一個大臣說：「買他撞的人把他藥死。」皇上說：「這個辦法也好。」可是上俺撞收買人都沒有上的。到末後一頓收買了俺撞的潘二猴子，把毒藥放在他家水缸里，把他毒死了。這個潘二猴子可壞透了，他又去告訴皇上說：「噲着這眼水井，下一輩還出這號人」。皇上趕快差人把這眼井填



●噲頓一好口門衙到跑，氣服不了聽說他